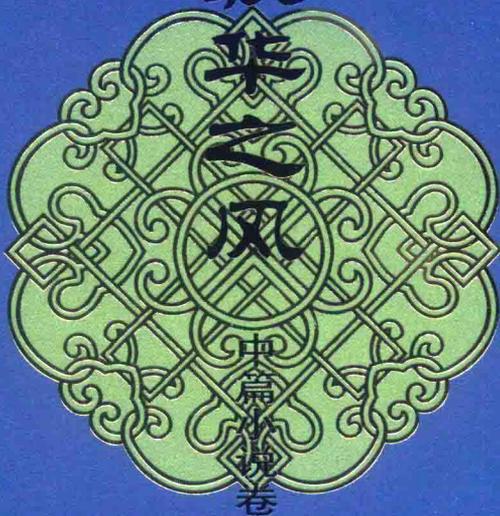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四辑

额尔敦 华之风



中篇小说卷

额尔敦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四辑

额 尔 敦 华 之 风

中
篇
小
说
卷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额尔敦华之风 /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主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12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7-5063-9347-8

I. ①额… II. ①优…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27461号

额尔敦华之风

编者: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袁艺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蒙文题字: 艺如乐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00千

印张: 23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347-8

定价: 3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组委会

主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吴义勤 宫秉祥 葛笑政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张 陵

黄宾堂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乌云格日勒 乌兰图雅

刘 方

统 筹：陈晓帆 赵朝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兰

目 录



额尔敦华之风 {001}

高·阿拉塔 著 淑梅 译

黑土地 {119}

博·照日格图 著 额日德木图 译

如幻半生 {205}

毕·资布格 著 特·胡日查 译

同命蝴蝶 {295}

白芙蓉 著 席·照日格图 译

额尔敦华之风



高·阿拉塔 著

淑梅 译



高·阿拉塔

1965年5月生。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2007年开始写作，在《哲里木文学》《花的原野》《朝鲁门》《内蒙古青年》《婚姻家庭》《西拉沐沦》《内蒙古日报》《赤峰日报》上发表小说、散文计一百五十余万字。2012年中篇小说《额尔敦华之风》获“花的原野杯”一等奖。长篇小说《胡硕图的人们》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参赛奖。



淑梅

蒙古族，1977年4月生。通辽市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翻译家协会会员。1997年7月毕业于哲盟师范学校。从2004年开始用蒙汉语创作小说、散文、诗歌。2013年开始翻译（蒙译汉）生涯，翻译的作品有鄂尔多斯作家白音孟和的《海日日记》，与本土文学爱好者合译科尔沁民间故事集《巴拉根仓的故事》等。翻译作品多发表于《草原》和《民族文学》杂志。

图格吉勒老人是山榆村里年龄最长的人。村里的牧民们一辈子尾随牛羊群，浑身上下沾满畜群扬起的灰尘，历年被粗重活儿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自打年轻就开始落下腰酸腿痛、晕头涨脑的痼疾，像他这样长寿的人确实屈指可数，所以整个村里的人无不羡慕他的福寿绵长啦！对此，老人总是一脸淡然地应承：“什么福气不福气的，少吃多动不就成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他只是一个憨厚淳朴的牧民，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始终怀着很深的情感。故土是他引以为豪的地方，他始终心满意足地认为：只要故乡在，就肯定丰衣足食。平常日子里，最让他开心的事情是天气风和日丽，闲坐着看那些散布在绿草如茵的草原上、毛色鲜亮膘肥体壮的畜群。街坊邻里闹不团结，为了一己私利而斤斤计较明争暗斗，在他看来是最丑陋不堪的事情。可惜，真正能够读懂老人内心世界的人如同白日里的星辰，少之又少。他虽然年迈，但是眼不花耳不聋。村子里发生的有些丑事看在眼里，听在耳内，让他相当惊异，有时忍无可忍之际便脱口责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是话又说回来，呼啸的狂风中枯木也会阵阵叫啸，因此人们相互传达所见所闻也在情理之中啊！

这些人是不是看不起生他养他的故土了呢？故乡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呀，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变卖土地呢？老人气愤地想着。

去年一年滴雨未下。柠条、油耗在大旱季节里已经枯死，连最耐旱的麻黄都枯干了。旱魃肆虐草原，人们不禁大惊失色。据说麻黄的根能长到七尺长，难道地下七尺深的地方也都干涸了吗？继而老鼠焦渴而死、牛羊啃吃树皮等匪夷所思的事情接连不断地发生着。

秋季已过，初冬如期而至。都说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个人由壮而衰变成老叟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情，这是一句大实话。当一个人满头华发老年将至时，却要追思早已逝去的韶华时光未免有点无聊多余。老人思忖：倘若每个人都能追回消逝的年华，那么世界上人人都可以长命百岁啦！凛冽的北风刺痛了老人的脸庞，望着满地飞旋的枯枝败叶，老人那蹙紧的双眉倏然舒展开了。在他看来冬季就应该是这副模样才合乎自然规律嘛。万物兴衰，花开花落，自有其数。与此相反，在暖季草木不长，雨水不降，夏天草尖发黄，到了秋季，连同衰草枯木直接进入严冬，这其间的几个月才是让牧民们备受折磨、好似越过十八层地狱般历尽艰辛的日子呢！图格吉勒老人的老伴儿几年前已经与世长辞了。每次老人从梦中醒来，总会感觉到房间空荡荡的，一张冰冷的炕桌默默陪伴在他身边，长夜漫漫，有时夤夜的静谧竟如此盛气凌人。当他忍受不住孤寂无奈长叹时，除了一只黄猫和一杆烟袋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分担他的孤独。自从老伴儿去世后，家里已经没有人与他絮絮叨叨说东道西啦！他的儿子沉默寡言闷葫芦一个，倒是儿媳妇娜布其玛顺着他的口气能搭上几句，但是老人一旦发现对方是在敷衍而已，继续谈下去的兴致便荡然无存。每当这个时候，莫名的伤感便浮现心头：还是与平辈人在一起才会东拉西扯无拘无束地谈得来啊！

老人醒来时屋内仍旧一片漆黑。炕头虽然尚存昨夜余温，但空旷的屋子给老人的感觉竟是寒气逼人。在被窝里抽上一袋烟已成老人的习惯，在黑暗中烟袋锅明明灭灭，一圈圈的烟雾飘飘忽忽袅袅上升。俗话说：一朝一夕恭送日月，年复一年终老一生。

哎……岁月不饶人啊，只有等死的份儿啦！可自己的生命依然延续着，看来还是余孽未尽未到死期呀！老话说得好：若是阎王爷小鬼没来到，就算自己主动前去报到也不会收啦。每天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老人被纷繁的思绪搅得心乱如麻，想来想去就情不自禁地暗自嘀咕：但愿梦中一睡不醒，减轻孩子的负担不说，又不折腾这把老骨头喽！胡言乱语中稀里糊涂地瞌睡片刻，又很快清醒过来了。他很清楚抽完两袋烟，娜布其玛就会进来添柴生火。说曹操曹操就到，随着咔嚓一声娜布其玛开门进来了。老人起身给进来的人点了灯。寒风紧随娜布其玛直往屋里蹿。

娜布其玛照例问候老人：“阿爸，睡得好吗？”说完，开始点火生炉子。儿媳妇天天早晨向他请安，就像必备的一日三餐，老人早已习惯。

“很好，这炕头烧得很热，睡得很死哪！”老人把烟袋锅往炕沿上敲着回答，顺便俯首朝灰坑吐了口痰。媳妇手中炉钩子钩起炉盘的声音叮当响了起来。老伴儿健在的时候总是絮叨：“这孩子的手太重啦，响声闹腾得脑袋都受不了。”可是如今一个当公公的怎么好跟儿媳妇没完没了地啰唆呢？古贤云：良驹虽快，疲鞭成弩；吉言虽好，言多必滥。因此老人干脆装聋作哑，从来不多说一句。现如今他的听力日益减弱，于是话语就越发地少了。

秋天收的牛粪石头般干硬，在炉灶里熊熊燃烧起来，炉筒被烧得不停地噼啪作响，不大会儿工夫，令人舒适的热气弥漫散开，屋里的温度迅速上升。接着他的儿子松兑推门而进。老人从不盼儿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他认为做人最起码应该忠厚老实笃实诚信。也许是他严加管教的缘故，他的儿子从小就胆小怕事毫无主见。儿子虽然年过五十，但仍然对父亲言听计从从不逾矩。人须幼时教，马须驹时驯。老人始终认为靠别人的施舍就能发家致富是痴心妄想。做人老实巴交没什么不好，就算是老实巴交，但总不能一辈子受人欺负吃亏倒霉吧？可是这世道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眼前的儿子即便面对孙子都说不出一句像样

的硬气话……老人伤感地思忖着，不过他对此始终一筹莫展，只能摇头叹息。俗话说：子不孝，父之过。老人为了孙子的前程，多次斥责他那懦弱的儿子：“男孩子应该由父亲来教导。为了砥砺孩子的意志，让他经历风雨是必要的途径。在这个问题上总不能依赖女人！”结果又能怎样，在孩子教育问题上，颓势已定，一切都已经没有丝毫回转的余地。

“是，您是有一个听话的儿子，您说东我绝不往西，您说站着我绝不蹲着。可是我自己呢，却有一个不听话的儿子。说句实话，我讲话还不如狗汪汪叫两声呢！我一说话，他就说什么我倚老卖老，反倒他……”有一次，松兑实在听不下去父亲的指责，便放胆回了几句。听罢此话，老人惊骇不已：“那也得说啊！你的儿子，你不管教，谁替你管教啊？等到你儿子遭街市议论、万人唾骂的时候，就算打死他也于事无补。”老人气得吹胡子瞪眼大声呵斥着儿子，但一切努力已无济于事啦！他的孙子斯琴巴图如今已经高中毕业，好像已经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似的，一天到晚吹牛扯皮胡说八道，喝酒抽烟更是不在话下，全然不顾祖辈传下来的习俗，不加甄别地把肉食和奶食搅和在一个碗里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一旦让他去放羊放牛，立即吊脸子给你看。目睹此景爷爷忍不住劝说孙儿：“生在草原上的人不做粗活儿还能干啥？用汗水换来的财富享用起来才让人舒坦。我的孩子，听话啊！早起经一事，睡前长一智。生活就是这样，不是闹着玩的……”

“爷爷，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呢？现在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是我这副模样……”不料，他的孙儿生气地扭过头，撅起了嘴巴。试图让孙子改邪归正的老人听闻此话心里添堵，反而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好。不听别人的劝说，自己又不长本事，以后日子怎么过呢？老人越想越头疼。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孙儿越发来去飘忽、行踪诡秘啦！

“这孩子究竟做什么呢？”松兑问媳妇。

“听说是玩麻将呢！”媳妇很不高兴地答道。

“麻将？那又是什么东西？”

“电视上看过，就是那个码砖围墙似的游戏。”

“连羊圈都不会围，还学那么个玩意儿啊！社会变好了，叫我们好好过日子，你们倒好，越活越没样。他乡的妖精没有胜过自家的佛爷的道理，你们就让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吧，等他长大成人羽翼丰满时，想压都压不住，走着瞧吧，有你们哭的时候！”老人气得直哆嗦，竖起食指直指儿子的鼻子骂道。

“阿爸！我想的跟你一样，几乎天天都在劝说呢，可是孩子已二十出头了，总是用鞭子抽他也不是事吧？”松兑的声音里竟带着哭腔。

昨夜，直到老人睡觉为止，斯琴巴图都没出现。

松兑弯着腰，掩着衣襟，双手抱在前胸站在门前的邈邈样与赔本儿的买卖人如出一辙，望着儿子这副不成器的熊样，老人心里好生奇怪：蒙古族的手扒肉、汉族的青菜水果都被他吃到哪儿去了……相比之下，他儿子的五十岁跟他的五十岁比起来确实不是在一个节气上。

图格吉勒从小就喜好摔跤。只要把脑袋钻进对方的胳膊肘下，他就开始下狠招。他那副凶猛的举动就像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在他那连贯的动作中，不管对方是何方神圣，都会进退失据无奈服输。因此他已成众人瞩目的光耀人物，提起山榆村的“烈马图格吉勒”，无人不知，每当他跳跃登场的时候，很多观众就会屏声敛息地等待着施展独门绝技的精彩表演。当他一一击败对手，英姿勃发地站立在场地中央时，人们把一直提着的心放回肚子里并高声呐喊为他欢呼。时至今日，每次在那达慕^①上看到那些酗酒误事、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人，他就恨不得猛然冲过去一把拧断他的脖子。还没到被年龄压垮的时候呢，可是他已经骨瘦如柴、弱不禁风……老人看着儿子，不无厌恶地想着。

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注。

① 那达慕：蒙古族人民的群众性体育、娱乐、物资交流集会。

额尔敦华^①并不是一座巍峨雄壮的山峰，而是一脉低矮的山峦。它从正北方逶迤南下，横亘在山榆村北，忽然又像被利刃斩断了似的停止不前了。

自古以来，草原上凡有神灵守护的山水、敖包、独树的顶峰处除了风霜雨雪以外，都持存着人类不得涉足的禁忌。

不清楚到底是何方神圣路过此地，面对这平平缓缓蜿蜒南向的秀丽山冈，灵机一动，便赐给她流传百世的美名“额尔敦华”。传闻蒙古族的祖先从日出到日落马不停蹄地驰骋在世界各地，对他方异乡的山山水水一如自己故乡的山水，逢山遇水之际，便慷慨赐名，那神圣的名字就印刻在历史的章册里啦。后人不得不承认叫作阿尔泰^②的山里富藏金矿，称作铁木尔泰^③的山里深埋铁矿。

历史记忆永世不变。它不会淹没于似箭的时光、如水的岁月，也不会上应天、下从人。只有长生天才清楚额尔敦华以原生的素颜经历过多少个世纪，在它的怀里存亡绝续过什么样的历史风云和世间万物。

从时间长梦中醒来的人们经常回忆起关于额尔敦华的传奇。

其实，额尔敦华是一个具有神奇传说、神灵守护的敖包。在以往的岁月里每每祭拜敖包，只要在敖包前焚烧香木，令人陶醉的烟雾便立刻弥漫升腾在空中，随即风吹云聚，当结束祭拜后各奔东西的祭祀者们还未靠近家园时，如人们所愿的蒙蒙细雨便纷纷沥下。说来也奇怪，在代代相传、人人讲述的过程中，传说的情节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内在含义一如既往，秉性从不改变。

各种传说传遍大地，其中有的说额尔敦华是龙王的肚脐，在

① 额尔敦华：蒙古语，藏宝山。

② 阿尔泰：蒙古语，存金。

③ 铁木尔泰：蒙古语，藏铁。

地表上有多深的水，地下就有同样深的水。一处浩瀚无垠的水源就埋藏在于额尔敦华地下，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黑金锁头紧锁着水源，而且所有生灵不得动挪那把锁头。据传，倘若谁人大胆嬉戏抚摸那把锁头，浩瀚大水便会立刻喷涌而出淹没世界。因此从来没有出现过寻求这把锁头的胆大包天者。还有的说额尔敦华的下面盘踞着巨大的蟒蛇。蛇是龙王的使者。听说龙王行驶时驾风乘云，继而阴云密布降下甘霖。而这个神话与汗噶日迪^①山有关。

站在额尔敦华的山坡上眺望百里开外的汗噶日迪山时，就会发现那山峰终日云绕雾锁，连接天地，高耸而雄奇。山峰南端的山坡愈走愈陡峭挺拔，从主峰分支向北伸出的山梁上常年冰雪覆盖，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远远望去，一种凤凰绽开尾翼临风翱翔的美妙感觉在人们的心目中油然而生。正是这个美好原因，所以这座山才享有这个美丽的名字吧！举目望去，如今也能隐隐约约看到当年的情景。毋庸置疑，这就是大自然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的杰作。

村里的老人们把额尔敦华称作汗噶日迪的尾巴，艳阳高照的晴朗天站在高处眺望汗噶日迪山，从山峰的南缘蔓延伸展的丘陵起伏跌宕连绵不断，仿佛巨蟒伸展身体一样屹立在大地上。丘陵延展到额尔敦华这一带，好似被利刃一刀切断了般裹足不前。用心观看，在氤氲岚烟中的额尔敦华飘忽不定，究竟是凤凰梳理尾巴还是巨蟒抖擞腰身，让观赏的人都无法分辨清楚。不管怎么样，神灵威震四方、生灵游走其间的额尔敦华在漫长的历史中波澜不惊，一切如初。

历史行进，朝代更替，人间的一切也顺时趋势上下起伏东西飘摇。然而山不转水转。随着生态环境和科学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思维也达到新的高峰，他们创造出平常人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鸿篇巨制，世界众国强压制蠢蠢欲动的贪念，都在

① 汗噶日迪：蒙古语，鹏。

冷眼旁观，再次陷于僵持对立的状态中。万物生灵变幻无穷中，时光依然流逝不停。一年春天，形状各异的汽车一路扬尘飞奔而来，停在额尔敦华。戴着安全帽、穿着橙色衣服的人们搭建临时帐篷忙碌不停。汽车的喇叭声惊动了牧羊人，他们满心狐疑，犹豫迟疑地走近那些人，心里不停地琢磨着：这些人从何而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当那帮人立起铁架子时，才看出所以然来。牧民们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都在八卦，山顶上竖立起的架子是航空雷达信号，飞机是依靠它发出的信号飞行。他们笑逐颜开地互相嚼舌：没准儿往后还有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如果运气好也许还能坐上一回呢！

出人意料，没到两天两夜的工夫，情况突变，关于架子的解释也截然不同了。那个架子对准额尔敦华的顶巅开始钻挖起来啦！大型机器的钩形头部如同长颈鹿喝水，在一根拳头粗的铁绳的拉吊下缓缓上升又缓缓降下，牧民们见到史无前例的情形都惊异得瞠目结舌，现代科技真真让他们大开眼界啦！钻头上面带着深深的凹槽。钻头随着发动机迅速旋转的同时巨声隆隆走石飞沙，虽然明显看出越钻越深，轴心却悬空上升的现象叫人眼花缭乱。紧跟着无数块被切成椭圆形的赤红色零碎石头腾空飞出。村民们又惊又奇，有的还怀揣前所未见的这些怪异石头想给孩子当玩具耍。

“喂，行啦！看你们那古怪东西扬起的尘土快要呛死人啦！滚远点儿，滚！”

“那是有灵性的石头！无缘无故地能随便侵犯它吗？”有些人不禁义愤填膺。人们的骚动、群众的舆论还未平息，接着又起了另外一种风波。

“喂！太吓人啦！随着钻头跳出无数条细细长长的蛇。它们满地游走，连一席放脚之处都找不到，吓得人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啦……它们钻进那些人的帐篷里，有的横梭在他们的腰带上，有的缠住了他们的颈项，几个被吓疯的人连夜送往医院啦！”

“哼，不是说了吗？山神是不可亵渎的。侵犯龙王爷能有善